

群书治要

〔唐〕魏征 等○撰 黄占英○点校

〔下〕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蕭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乾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競採浮豔之詞爭馳短藝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靡蟲之小伎流宕忘反殊塗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乖得一之





群书治要

〔唐〕魏征 等撰 黄占英 点校

〔下〕

吉林大学出版社

卷二十三 《后汉书》治要（三）

传

杨震，字伯起，弘农人也。迁东莱太守。道经昌邑，故所举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为司徒。安帝乳母王圣，因保养之勤，缘恩放恣。圣子女伯荣，出入宫掖，传通奸赂。震上疏曰：“臣闻政以得贤为本，理以去秽为务。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圣，出自至微，得遭千载，奉养圣躬，虽有推燥居湿之勤，前后赏惠，过报劳苦，而无厌之心，不知纪极，外交属托，扰乱天下，损辱清朝，尘点日月。《书》诫牝鸡牡鸣，《诗》刺哲妇丧国，夫女子小人，实为难养。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绝婉娈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万机，诚慎拜爵，减省献御，损节征发，令野元《鹤鸣》之叹，朝元《小明》之悔，《大东》不兴于今，‘劳止’不怨于下，拟踪往古，比德哲王，岂不休哉！”

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内幸皆怀忿恚。而伯荣骄淫尤甚，与故朝阳侯刘护再从兄瑰交通，瑰遂以为妻，得袭护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复诣阙上疏曰：“臣闻高祖与群臣约，非功臣不得封。故经制，父死子继，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见诏书，封故朝阳侯刘护再从兄瑰，袭护

爵为侯。护同产弟威，今犹见在。臣闻天子专封封有功，诸侯专爵爵有德。今瑰无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时之间，既忝侍中，又至封侯，不稽旧制，不合经义，行人喧哗，百姓不安。陛下宜览镜既往，顺帝之则。”书奏，不省。

时诏遣使者大为阿母治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更相扇动，倾摇朝廷。震复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灾害发起，百姓空虚，不能自赡。重以螟蝗，羌虏抄掠，三边震扰，兵甲军粮，不能复给。大司农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宁之时。伏见诏书为阿母兴起津城门内第舍，合两为一，连里竞街，雕治缮饰，穷极巧技，转相迫促，为费巨亿。周广、谢恽兄弟与国无肺腑枝叶之属，依倚近幸，分威共权，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赃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白黑混淆，清浊同源，天下喧哗，为朝结讟。臣闻师言：‘上之所取，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怨叛之民，不可复使。惟陛下度之。”

丰、恽等见震连切谏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震因地震，复上疏，前后所上，转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丰等皆侧目愤怨，俱以其大儒，未敢加害。

寻有河间男子赵腾，诣阙上书，指陈得失。帝发怒，遂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震复上疏救之，曰：“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洗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今赵腾所坐，激讟谤语为罪，宜与手刃犯法有差。乞为亏除，全腾之命，以诱刍豢輿人之言。”帝不省，腾竟伏尸都市。会东巡岱宗，樊丰等因乘輿在外，竞治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丰等所诈下诏书，具奏须行还上之。丰等闻，惶怖，遂共谮震云：“自赵腾死后，深用怨怼，且邓氏故吏，有怨恨心。”及车驾行还，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绶，震于是柴门绝宾客。丰等复恶之，乃请大将军耿宝，奏震大臣不服罪，怀恚望，有诏遣归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阳亭，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祠。”因饮鸩而卒。

震中子秉，字叔节，延熹五年，为太尉。是时宦官方炽。中常侍侯览弟参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参，槛车征诣廷尉。参自杀。秉因奏览及中常侍具瑗，免览官，而削瑗国。每朝廷有得失，辄尽忠规谏，多见纳用。秉性不饮酒，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

秉子赐，字伯献。为司徒。坐辟党人免。复拜光禄大夫。光和元年，有虹霓昼降于嘉德殿前。帝恶之，引赐入金商门，使中常侍曹节、王甫问以祥异祸福所在。赐仰天而叹，谓节等曰：“吾每读《张禹传》，未尝不愤恚叹息，既不能竭忠尽情，极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还女婿。至令朱游欲得尚方斩马剑以治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学，充师傅之末，累世见宠，无以报国，猥当大问，死而后已。”

乃手书对曰：“臣闻之《经传》：‘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国家休明，则鉴其德；邪辟昏乱，则视其祸。今殿前之气，应为虹霓，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诗人所谓‘蜺蜺’者也。今内多嬖幸，外任小臣，上下并怨，喧哗盈路，是以灾异屡见，前后丁宁。今复投霓，可谓孰矣。《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今妾媵、嬖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譙、共工，更相荐说，旬月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郗俭、梁鹄以便辟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而令搢绅之徒委伏畎亩，口诵尧舜之言，身蹈绝俗之行，弃捐沟壑，不见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处，从小人之邪意，顺无知之私欲，不念《板》《荡》之作，‘虺蜴’之诫。殆哉之危，莫过于今。幸赖皇天垂象谴告。《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惟陛下慎经典之诫，图变复之道，斥远佞巧之臣，速征鹤鸣之士，内亲张仲，外任山甫，断绝尺一，抑止盘游，留思庶政，无敢怠遑。冀上天还威，众变可弭。老臣过受师傅之任，数蒙宠异之恩，岂敢爱惜垂没之年，而不尽其悽悽之心哉！”

张皓，字叔明，犍为人也。子纲，字文纪，为侍御史。时顺帝委纵宦官，有识危心。纲常感激，慨然叹曰：“秽恶满朝，不能奋身出命，扫国家之难，虽生，吾不愿也。”退而上书曰：“《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寻大汉初隆，及中兴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

观其治为，易循易见，但恭俭守节、约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近幸赏赐，裁满数金，惜费重民，故家给人足。而顷者以来，不遵旧典，无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骄之，而复害之，非爱民重器，承天顺道者也。伏愿陛下割损左右，以奉天心。”书奏，不省。

汉安元年，选遣八使，巡行风俗，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唯纲年少，官次最微。余人受命之部，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奏曰：“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国厚恩，以刍蕘之资，居阿衡之任，不能敬敷扬五教，翼赞日月，而专为封豕长蛇，肆其贪叨，甘心好货，纵恣无底，多树谄谀，以害忠良。诚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以切齿者也。”书奏御，京师震竦。时冀妹为皇后，内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帝虽知纲言直，终不忍用。

时广陵贼张婴等众数万人，杀刺史、二千石，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冀乃讽尚书，以纲为广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马，纲独请单车之职。

既到，乃将吏卒十余人，径造婴垒，申示国恩。婴初大惊，既见纲诚信，乃出拜谒。纲延置上坐，问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后二千石，多肆贪暴，故致公等怀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为之者又非义也。今主上仁圣，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禄相荣，不愿以刑罚相加，今诚转祸为福之时也。若闻义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扬、兖、豫大兵云合，岂不危乎？若不料强弱，非明也；弃善取恶，非智也；去顺效逆，非忠也；身绝血嗣，非孝也；背正从邪，非直也；见义不为，非勇也。六者成败之几，利害所从，公其深计之。”

婴闻之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冤枉，遂复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喘息须臾间耳。今闻明府之言，乃婴等更生之晨也。既自陷不义，实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纲约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婴深感悟，乃辞还营。明日将所部万余人，与妻子面缚归降。纲乃单车入婴垒，大会，置酒为乐，散遣部众，任从所之，亲为卜居宅，相田畴，子弟欲为吏者，皆引召之。民情悦服，南州晏然。朝廷论功当封，梁冀遏绝，乃止。天子嘉美，欲擢用纲，而婴等上书乞留，乃许之。纲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携诣府，赴哀者不可胜数。纲自被疾，

吏民咸为祠祀求福，皆言：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张婴等五百余人，制服行丧，送到犍为，负土成坟。诏拜纲子续为郎中，赐钱百万。

种皓，字景伯，河南人也。举孝廉。顺帝擢皓，监太子于承光宫。中常侍高梵从中单驾出迎太子。时太傅杜乔等疑不欲从，惶惑不知所为。皓乃手剑当车，曰：“太子国之储副，民命所系。今常侍来无诏信，何以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辞屈，驰命奏之。诏报，太子乃得去。乔退而叹息，愧皓临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称善者良久。出为益州刺史。宣恩远夷，开晓殊俗，岷山杂落，皆怀服汉德焉。

刘陶，字子奇，一名伟，颍川人也。时大将军梁冀专朝，而桓帝无子，连岁荒饥，灾异数见，陶时游大学，乃上疏陈事曰：“臣闻人非天地无以为生，天地非人无以为灵，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宁。夫天与之与帝，帝之与民，犹头之与足，相须而行也。伏惟陛下袭常存之庆，循不易之制，目不视鸣条之事，耳不闻檀车之声，天灾不有痛于肌肤，震食不即损于圣体，故蔑三光之谬，轻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伤，克成帝业。功既显矣，勤亦至矣。流福遣祚，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使群丑刑隶，芟刈小民，雕敝诸夏，虐流远近，故天降众异，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竞令虎豹窟于麇场，豺狼乳于春囿，斯岂唐咨禹稷、益典朕虞之意哉！又今牧守长吏，上下交竞，封豕长蛇，蚕食天下，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贫馁者作饥寒之鬼，高门获东观之辜，丰室罗妖叛之罪，死者悲于奄窆，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为咨嗟长怀叹息者也。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擅閤乐于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己而不知，威离身而弗顾。古今一揆，成败同势。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近察哀、平之变，得失昭然，祸福可见。臣敢吐不时之议于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书奏，不省。

是时天下日危，寇贼方炽，陶复上疏曰：“臣闻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缓声。窃见天下前遇张角之乱，后遭边章之寇，每闻羽书告急之声，心灼内热，四体惊竦。今西羌逆类，晓习战陈，变诈万端，军吏士民，悲愁相守，人有百走退死之心，而无一前斗生之计。西羌侵前，去营咫尺，胡骑分布，已至诸陵。将军张温，天性精勇，而主

者旦夕迫促，军无后殿，假令失利，其败不救。臣自知言数见厌，而言不自裁者，以为国安则臣蒙其庆，国危则臣亦先亡也。谨复陈当今要急八事，乞须臾之间，深垂纳省。”

其八事，大较言大乱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谗陶曰：“前张角事发，诏书示以威恩，自此以来，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静，而陶疾害圣政，专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缘知？疑陶与贼通情。”于是收陶下狱，掠治日急。陶自知必死，对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谮。恨不与伊、吕同畴，而以三仁为辈。”遂闭气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李云，字行祖，甘陵人也。举孝廉，迁白马令。桓帝诛大将军梁冀，而中常侍单超等五人皆以诛冀功并封列侯，专权选举。又立掖庭人女亳氏为皇后。数月间，后家封者四人，赏赐巨万。是时地数震裂，众灾频降，云素刚，忧国将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书，移副三府，曰：“臣闻皇后天下之母，德配坤灵，得其人，则五氏来备；不得其人，则地动摇宫。比年灾异，可谓多矣；皇天下之戒，可谓至矣。举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赏，宜应其实。梁冀虽持权专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诛，犹召家臣扼杀之耳。而猥封谋臣万户以上，高祖闻之得无见非？西北列将，得无解体耶？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治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

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送狱，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杂考之。时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鸿胪陈蕃上疏救云曰：“李云所言，虽不识禁忌，干上逆旨，其意归于忠国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讳之谏，成帝赦朱云腰领之诛。今杀云，臣恐剖心之讥复议于世矣。故敢触龙鳞，冒昧以请。”太常杨秉、洛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并上疏请云。帝恚甚，有司皆奏以为大不敬。诏切责蕃、秉，免归田里，茂、资贬秩二等。云、众皆死狱中。

刘瑜，字季节，广陵人也。举贤良方正。及到京师，上书陈事曰：“臣在下土，听闻歌谣，骄臣虐政之事，远近呼嗟之音，窃为辛楚，泣血连如。诚愿陛下且以须臾之虑，览今往之事。民何为咨嗟？天曷为动变邪？盖诸侯之位，上法四七，关之盛衰者也。今中官妖孽，比肩裂

土，皆竞立胤嗣，继体传爵，或乞子疏属，或买儿市道，殆乖开国承家之义。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侄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积闺帷，皆当盛其玩饰，穴食空宫，劳散精神，生长六疾。此国之费也，性之伤也。且天地之性，阴阳正纪，隔绝其道，则水旱为灾。又常侍、黄门，亦广妻娶，怨毒之气，结成妖眚。行路之人言，官发略人女，取而复置，转相惊惧。孰不悉然，无缘空生此谤也？邹衍匹夫，杞氏匹妇，尚有城崩霜陨之异，况乃群辈咨嗟，能无感乎！昔秦作阿房，国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穷极奇巧，堀山攻石，不避时令。促以严刑，威以峻法，民无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夺之，民愁郁结，起入贼党，官辄兴兵，诛讨其罪。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伐残身，妻孥相视分裂。穷之如彼，伐之如此，岂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宝，而微行近习之家，私幸宦官之舍。宾客市买，熏灼道路，因此暴纵，无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达道艺，而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罚也。惟陛下设置七臣，以广谏道，远佞邪之人，放郑卫之声，则治致和平，德感祥风矣。”于是特诏召瑜，拜为议郎。

虞诩，字升卿，陈国人也。永建元年，为司隶校尉。时中常侍张防特用权势，每请托受取，诩辄案之，而屡侵不报。诩不胜其愤，乃自系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丰，遂交乱嫡统，几亡社稷。今者张防复弄威柄，国家之祸将重至矣。臣不忍与防同朝，谨自系以闻，无令臣袭杨震之迹。”书奏，防流涕诉帝，诩坐论输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传考四狱。宦者孙程等知诩以忠获罪，乃相率奏曰：“陛下始与臣等造事之时，常疾奸臣，知其倾国。今者即位，而复自为，何以非先帝乎？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而更被拘系；常侍张防臧罪明正，反构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宫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狱，以塞天变。”防坐徙边，即日赦出诩。拜议郎，迁尚书仆射。

先是宁阳主簿诣阙，诉其县令之枉，积六七岁不省。主簿乃上书曰：“臣为陛下子，陛下为臣父。臣章百上，终不见省，臣岂可北诣单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书，尚书遂劾以大逆。诩驳曰：“主簿所讼，乃君父之怨，百上不达，是有司之过。愚蠢之民，不足多诛。”帝纳诩言，笞之而已。诩好刺举，无所回容，数忤权戚，遂九见遣考，三遭刑罚，而刚正之性，终老不屈。迁尚书令。

傅燮，字南容，北地人也。为护军司马，与左中郎皇甫嵩俱讨贼张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后用十六相，明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者。今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此皆衅发萧墙，而祸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辞伐罪，始到颍川，战无不克。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于治水不息其源，末流弥增其广耳。陛下仁德宽容，多所不忍，故阉竖擅权、忠臣不进。诚使张角枭夷、黄巾变服，臣之所忧，愈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亦犹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显而危亡之兆见，皆将巧辞饰说，共长虚伪。夫孝子疑于屡至，市虎成于三夫。若不详察真伪，忠臣将复有杜邮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举，速行谗佞放殛之诛，则善人思进，奸凶自去矣。臣闻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尽其情？使臣身备铁钺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国之福也。”书奏，宦者赵忠见而忿恶。及破张角，燮功多当封，忠诉潜之，竟亦不封，以为安定都尉。

顷之，赵忠为车骑将军，诏忠讨论黄巾之功，执金吾甄举等谓忠曰：“傅南容前在东军，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将军当重任，宜进贤理屈，以副众心。”忠遣弟延致殷勤，延谓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万户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与不遇，命也；有功不论，时也。傅燮岂求私赏哉！”忠愈怀恨，权贵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为汉阳太守。

贼围汉阳，城中兵少粮尽，燮犹固守。时北地胡骑数千，随贼攻郡，皆夙怀燮恩，共于城外叩头，求送燮归乡里。子干进曰：“国家昏乱，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乡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归，愿必许之。”言未终，燮慨然而叹曰：“盖圣达节，次守节。且殷纣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今朝廷不甚殷纣，吾德亦岂绝伯夷？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食禄人间，欲避其难乎？吾行何之？”遂麾左右进兵，临陈战歿。谥曰壮节侯。

盖勋，字元固，敦煌人也。为汉阳长史。时武威太守倚恃权势，恣行贪横，从事武都苏正和案致其罪。凉州刺史梁鹄畏惧贵戚，欲杀正和以免其负，乃访之于勋。勋素与正和有仇，乃谏鹄曰：“夫继食鹰鸢，欲其鸷，鸷而亨之，将何用哉？”鹄从其言。正和喜于得免，而诣勋求

谢。勋不见，曰：“吾为梁使君谋，不为苏正和。”怨之如初。

征拜讨虏校尉。灵帝召见，问：“天下何苦，而反乱如此？”勋曰：“幸臣子弟扰之。”时宦者上军校尉蹇硕在坐，帝顾问硕，硕惧，不知所对，而以此恨勋。司隶校尉张温举勋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勋，而蹇硕等心惮之，并劝从温奏，遂拜京兆尹。时长安令杨党父为中常侍，恃势贪放，勋案得其臧千余万。贵戚咸为之请，勋不听，具以事闻，并连党父，有诏穷治，威震京师。时小黄门京兆高望为尚药监，幸于皇太子。太子因蹇硕，属望子进为孝廉，勋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爱，硕帝之宠臣，而子违之，所谓三怨成府者也。”勋曰：“选贤所以报国也。非贤不举，死亦何悔！”

董卓废少帝，杀何太后，勋与书曰：“昔伊尹、霍光，权以立功，犹可寒心。足下小丑，何以终此？贺者在门，吊者在庐，可不慎哉！”卓得书，意甚惮之。征为议郎。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于卓，唯勋长揖争礼，见者皆为失色。勋虽强直不屈，而内厌于卓，不得意，疽发背卒，遗令勿受卓赠。

蔡邕，字伯喈，陈留人也。灵帝时，信任阉竖，灾变数见，天子引咎，诏群臣各陈政要。邕上封事曰：“臣闻古者取士，诸侯岁贡。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也。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化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治民及仕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也。”

又特诏问曰：“比灾变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载怀恐惧。每访群公，庶闻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尽心。以邕经学深奥，故密特稽问，宜披露失得，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自生疑讳。”邕对曰：“臣伏思诸异，皆亡国之怪也。天于大汉，殷勤不已，故屡出妖变，以当谴

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灾眚之发，不于他所，远则门垣，近在寺署，其为监戒，可谓至切。霓随鸡化，皆妇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赵娆，贵重天下，生则赏藏侔于天府，死则丘墓逾于园陵，两子受封，兄弟典郡，续以永乐；门史霍玉，依阻城社，又为奸邪。今者道路纷纷，复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风声，将为国患。宜高为堤防，明设禁令，深惟赵、霍，以为至戒。今圣意勤勤，思明邪正。而闻太尉张颢，为玉所进，光禄勋伟璋，有名贪浊。又长水校尉赵玘、屯骑校尉盖升，并叨时幸，荣富优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贤之福。伏见廷尉郭禧纯厚老成，光禄大夫桥玄聪达方直，故太尉刘宠忠实守正，并宜为谋主，数见访问。夫宰相大臣，君之四体，委任责成，优劣已分，不宜听纳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忧。《诗》云：‘畏天之怒，不敢戏豫。’天戒诚不可戏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祸。愿寝臣表，无使尽忠之吏受怨奸仇。”章奏，帝览而叹息，因起更衣，曹节于后视之，悉宣语左右，事遂漏露。其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

初，邕与司徒刘郃素不相平，而叔父卫尉质又与将作大匠阳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飞章言邕、质数以私事请托于郃，郃不听，邕含隐切，志欲相中伤。于是下、邕质于洛阳狱，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侍吕强悯邕无罪，请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左雄，字伯豪，南郡人也。举孝廉，拜议郎。时顺帝新立，朝多阙政，雄数言事，其辞深切。尚书仆射虞诩，以雄有忠公节，上疏荐之曰：“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难厄以为敬戒，实有‘王臣蹇蹇’之节、周公谏成王之风，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尚书令。

上疏陈事曰：“臣闻柔远和迓，莫大宁民。宁民之务，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黜。大汉受命，虽未复古，然至于文景，天下康乂。诚由玄靖宽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兴于仄陋，综核名实，知世所病，以为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久于其事，则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是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汉世良吏，

于兹为盛。故能降来仪之瑞，建中兴之功。

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凋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辩为贤能，以修己安民为劣弱，奉法循理为不治。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监司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州宰不覆，竞共辟召。或考奏捕治，而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为乡部亲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宽其负算，增其秩禄，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如此，威福之路塞，虚伪之端绝，送迎之役损，赋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宁其所。”

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伪。雄之所言，皆明达治体，而宦竖擅权，终不能用。雄复谏曰：“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然而历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谗谀蒙幸者，盖听忠难、从谀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恶；贵宠，人情之所甚欲。是以世俗为忠者少，而习谀者多。故令人主数闻其美，稀知其过，迷而不悟，至于危亡也。”

周举，字宣光，汝南人也。为尚书。时三辅大旱，五谷灾伤，天子亲自策问，举对曰：“夫阴阳闭隔，则二气否塞。二气否塞；则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则风雨不时；风雨不时，则水旱成灾。陛下处唐虞之位，未行尧舜之政，变文帝、世祖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内积怨女，外有旷夫。今皇嗣不兴，东宫未立，伤和逆理，断绝人伦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竖宦之人亦复虚以形势，威侮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歿无配偶，逆于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倾宫之女；成汤遭灾，以六事克己。自枯旱以来，弥历年岁，未闻陛下改过之效，徒劳至尊，暴露风尘，诚无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请。昔齐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谏曰：‘夫河伯，以水为城国，鱼鳖为人民。水尽鱼枯，岂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务其华，不寻其实，犹缘木求鱼，却行求前也，诚宜推信革政，崇道变惑，出后宫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狱，除大官重膳之费。臣才薄智浅，不足以对，惟陛下留神裁

察。”以举为司徒。

李固，字子坚，汉中人也。阳嘉二年，有地动山崩，火灾之异，公卿举固对策，诏又特问当世之敝、为政所宜。固对曰：“臣闻王者，父天母地，宝有山川。王道得则阴阳和理，政化乖则崩震为灾，斯皆关之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夫治以职成，官由能理。古之进者，有德有命；今之进者，唯财与力。伏闻诏书，务求宽博，疾恶严暴。而今长吏，多杀伐致声名者，必加迁赏；其存宽和，无党援者，辄见斥逐。是以淳厚之风不宣，雕薄之俗未革。虽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变乱旧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丰之徒乘权放恣，侵夺主威，改乱嫡嗣，至令圣躬狼狽，亲遇其难。既拔自困殆，龙兴即位，天下喁喁，属望风政。积弊之后，易致中兴，诚当沛然思惟善道。而论者犹云，方今之事，复同于前。臣伏从山草，痛心伤臆。今宋阿母虽有大功勤谨之德，但加赏赐，足以酬其劳苦，至于裂土开国，实乖旧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岂天性当然？但以爵位尊显，专总权柄，天道恶盈，不知自损，故至颠仆。先帝宠遇阎氏，位号太疾，故其受祸，曾不旋时。今梁氏戚为椒房，礼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从，荣显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岂不休乎？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给事殿中。如此，则论者厌塞，升平可致也。”顺帝览其对，多所纳用，即时出阿母还第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以固为议郎。

冲帝即位，为太尉，与梁冀参录尚书事。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长有德，欲立之。梁冀不从，乃立乐安王子缵，是为质帝。冀忌帝聪惠，恐为后患，遂令左右进鸩。帝崩，固伏尸号哭，推举侍医，冀虑其事泄，大恶之。因议立嗣，固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大鸿胪杜乔皆以为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

先是蠡吾侯志取冀妹，冀欲立之。众论既异，愤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夺。中常侍曹腾等闻，而夜往说冀曰：“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会公卿，冀意气凶凶，而言辞激切，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畏惧之，皆曰：“惟大

将军令。”而固独与杜乔坚守本议。冀厉声罢会，固复以书劝，冀愈激怒，乃说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为桓帝。

后岁余，甘陵刘文、魏郡刘鲋各谋立蒜为天子，梁冀因此诬固与文、鲋共为妖言，下狱。门生勃海王调贯械上书，证固之枉；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亦腰鉞，诣阙通诉。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冀闻之大惊，畏固名德终为己患，乃更据奏前事，遂诛之。临终，与胡广、赵戒书曰：“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广、戒得书悲惭，长叹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慈，皆死狱中。

杜乔，字叔荣，河内人也。汉安元年，以乔守光禄大夫。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无功并封，乔上书谏曰：“陛下越从藩臣，龙飞即位，天人属心，万邦攸赖。不急忠贤之礼，而先左右之封，伤善害德，兴长佞谀。臣闻古之明君，褒罚必以功过；末代暗主，诛赏各缘其私。今梁氏一门，宦者微孽，并带无功之绂，裂劳臣之土，其为乖滥，胡可胜言！夫有功不赏，为善失其望；奸回不诘，为恶肆其凶。故陈质斧，而民靡畏；班爵位，而物无劝。苟遂斯道，岂伊伤政为乱而已，丧身亡国，可不慎哉！”书奏，不省。先是李固见废，内外丧气，群臣侧足而立，唯乔正色，无所回桡，由是朝野瞻望焉。冀愈怒，遂白执系之，死狱中，与李固俱暴尸于城北。

论曰：顺、桓之间，国统三绝，太后称制，贼臣虎视。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

卷二十四 《后汉书》治要（四）

传

延笃，字叔坚，南阳人也。为京兆尹。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出珍药，而大将军梁冀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笃发书收客，曰：“大将军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应陈进医方，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杀之，冀惭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笃以疾免归也。

史弼，字公谦，陈留人也。为北军中侯。是时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险辟，僭傲多不法。弼惧其骄悖为乱，乃上封事曰：“臣闻帝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示之以威；体虽贵，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兴，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骄梁孝王，二弟阶宠，终用勃慢，卒周有播荡之祸，汉有爱盎之变。窃闻渤海王悝，凭至亲之属，恃偏私之爱，失奉上之节，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轻不逞之徒，内荒酒乐，出入无常，所与群居，皆有口无行，或家之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胜、伍被之变。州司不敢弹纠，傅相不能匡辅。陛下隆于友于，不忍遏绝，恐遂滋蔓，为害弥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诏公卿，平处其法。法决罪定，乃下不忍之诏。如是，则圣朝无伤亲之讥，渤海有享国之庆。不然，惧大狱将兴，使者相望于路矣。不胜愤懣，谨冒死以闻。”帝以至亲，不忍下其事。后悝竟坐逆谋，贬为缙陶王。

弼迁河东太守，当举孝廉。弼知多权贵请托，乃豫敕断绝书。属中常侍侯览，果遣诸生赍书请之，并求假盐税，积日不得通。生乃说以他事谒弼，而因达览书。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当选士报国，尔何人，而诈伪无状。”命左右引出，楚捶数百，即日考杀之。侯览大怨，遂诈作飞章，下司隶，诬弼诽谤。槛车征，下廷尉诏狱，得减死罪一

等。

陈蕃，字仲举，汝南人也。为太尉时，小黄门赵津、南阳大猾张汜等奉事中官，乘势犯法。二郡太守刘瓚、成瑨，考案其罪，虽经赦令，而并竟考杀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当弃市。又山阳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览财产，东海相黄浮诛杀下邳令徐宣，超、浮并坐髡钳，输作左校。蕃与司徒刘矩、司空刘茂，共谏请瓚等，帝不悦。

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复言。蕃乃独上疏曰：“臣闻齐桓修霸，务为内政。今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左右日亲，忠言以疏，内患渐积，外难方深。陛下超从列侯，继承天位。小家畜产百万之资，子孙尚耻失其先业，况乃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诚不爱己，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内，天启圣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议，冀当小平。明鉴未远，覆车如昨，而近习之权，复相扇结。小黄门赵津、大猾张汜等，肆行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刘瓚、南阳太守成瑨，纠而戮之。虽言赦后不当诛杀，原其诚心，在乎去恶。而小人道长，荧惑圣听，遂使天威为之发怒。如加刑谪，已为过甚，况乃重罚，令伏欧刀乎！又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不挠，疾恶如仇，超没侯览财物，浮诛徐宣之罪，并蒙刑坐，不逢赦恕。览之纵横，没财已幸；宣犯衅过，死有余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洛阳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从而请之，世祖加以重赏，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而今左右群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构，致此刑谴。闻臣是言，当复啼诉陛下，深宜割塞近习豫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事，简练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祲符瑞，岂远乎哉！陛下虽厌毒臣言，人主有自勉强，以死陈。”

帝得奏愈怒，竟无所纳；朝廷众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弥甚。李膺等以党事下狱考实，蕃因上疏谏曰：“臣闻贤明之君，委心辅佐；亡国之主，讳闻直辞。故汤武虽圣，而兴于伊、吕；桀纣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同体相须，共成美恶者也。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大仆杜密、大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